



一个收藏鸟巢的人

■ 文/吴炳辉

冬天视野开阔,在车上看乡村公路的景色,远处如有村庄,常常是先看到一棵大树。那大树像硕大无朋的团扇,高高地竖在空中,淡紫的扇面上画满了黑色的树枝,树枝上常有一个墨团,那是鸟巢。高速公路两边展开的是无尽的卷轴,卷轴上的烟霭中也是密密的树枝,画树枝的人更是潇洒,一路留下墨团,那是一个个鸟巢。

为了远离地面,那些鸟巢都搭在树的上部。我思忖,树的上部枝条细软,在风中摇晃不已,这些鸟儿真有本领,把自己的房屋建得轻盈、精致,堪称艺术品。

说到艺术品,还真有一个收藏鸟巢的人。这就是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儒勒·米什莱(1798—1874),他的散文著作《鸟》第二卷之八:“鸟巢——鸟类建筑学”,就是面对着几个法国鸟巢写作的。那一套有趣的收藏品,是一个朋友为他收集的。

他说:“收集鸟巢是最近的事,因而藏品不多,类型也不够丰富。然而鲁昂的藏品以其内部格局见长,而巴黎的藏品有好几种很有趣的样品,从这些藏品中已经可以看出,创造鸟巢这种杰作运用了哪些不同的技艺。鸟巢的发展情况怎样?是如何逐步改进的?这并不是指从一种技艺到另一种技艺(比如说从

砖瓦工到编织工),而是指在每种技艺中所达到的高度,这得看鸟类的智力状况、材料处理起来的难易程度以及气候条件。”

我看过燕子的窝,那是用一撮撮泥巴垒起的;麻雀窝是用碎草铺就的。路边树上多数是喜鹊窝,听说喜鹊搭窝用的是软树枝、干草,还有点黏土,下面有底,上面有盖,顶部树枝都朝外倾斜,大部分雨水往外流。

儒勒·米什莱说:“鸟类没有松鼠那样的手,也没有海狸那样的牙,只有喙和爪(那爪根本不是手)。似乎,筑巢对它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。”

是呀,鸟儿没有胶水,没有铁钉铁丝,没有绳子,构筑一个巢,必须有一定的空间,能够让母鸟在里面产蛋、孵蛋、小鸟在里面长大……不借助屋檐、草垛,凭空在四面临风的树顶上筑巢,当然还要有足够的舒适和稳固!

儒勒·米什莱说:“我眼皮子底下的那些,是由一种织物或絮乱的苔藓,柔韧的小树枝,或长长的植物纤维构成的。可是与其说是织成的,不如说是集成的,是混合材料的黏合,是把一种材料持续不断地用力推和塞进另一种材料里:这是一种很辛苦而且很用力地艺术,单靠喙和爪是不够的。实际上,工具便是鸟自身的躯体,即它的胸,它用胸

挤压材料,直到使之完全服帖,掺和并固定到整个作品上去。”

根据鸟巢的类型,儒勒·米什莱赋予鸟儿不同的称号:企鵝、海雀,满足于挖个坑,而蜂虎、海燕,在地底下挖一个真正的住所,它们是矿工。红鹳用泥垒成棱锥体,把自己的蛋和被淹的土地隔开,并用那双长腿站着孵化;燕子,它把自己的房子吊在我们的房子上,它们是泥瓦工。松鸦、嘲鸫、棕鸟、灰雀,家庭成员较多,它们先制一个粗糙的底,再在上面安一个漂亮程度不等的筐,即一个用植物的根和小块木柴连得很紧的编织物;扇尾莺把三根芦苇精巧地缠绕在一起,而芦苇的叶子则被夹在里面,形成织物的活动而安全的底面,而它就随着这底面起伏;山雀把它的钱袋状摇篮的一面吊起来,让风摇晃它的全家,它们是林中篾匠。金丝雀、金翅鸟、燕雀都是熟练的制毡工……总之,它们灵巧得让人吃惊。

据网上资料,儒勒·米什莱生在巴黎,父亲起初是印刷工人,后来自己经营一家小印刷店。他一度辍学,做徒工,拣铅字,排版,整天“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干活”。但是他坚忍自强,凭着智慧和勤奋,读完了中学、大学,以优异成绩于1819年获得法国最高学府——高等师范学校文学博士学位,后来又受聘于

这所学校,成为哲学、古代史和考古学教授。他在撰写《法国史》(十九卷)、《法国大革命史》(七卷)等鸿篇巨制时,还遍历祖国山川海滨,写了《鸟》《虫》《海》《山》等一系列散文著作。在《鸟》中,通过对鸟的生活仔细观察,他用诗的语言描述鸟巢是鸟的杰作,鸟是大自然的杰作,鸟也是我们人类灵感的源泉。



《鸟》(法)儒勒·米什莱著,李玉民、顾微微译,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。

《资中筠自选集》读后(上)

■ 文/卢伟庆

读《资中筠自选集》的日子,仿佛就在昨天,书的模样也长久留在记忆中。近日,又将五本书取下放在面前,人跟着安定了不少——力所能及的确定性,抓住吧,必须的。书页有些泛黄,封面也褪了色彩,打开书却并不觉得生疏。看一眼日期,与书相伴的时间,恰是一首歌的歌名,这首歌是《十年》。

照着直觉,称呼作者为资中筠或资中筠先生,相信小文的读者不会与笔者纠结作者性别。资中筠祖籍湖南耒阳,1930年生于上海,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,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。除专业著作、译作外,著有随笔集《斗室中的天下》《锦瑟无端》《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》《学海岸边(与陈乐民合作)》《有琴一张》。《资中筠自选集》出版于2011年,另有作为“资中筠作品”出的《美国十讲》和《老生常谈》。有机会读读这些书,多少会觉得清醒些——昏昏沉沉,脑雾弥漫,终归不舒服,不想要。

资中筠先生自述,以笔耕为业,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。到2011年,“我笔归我有,迄今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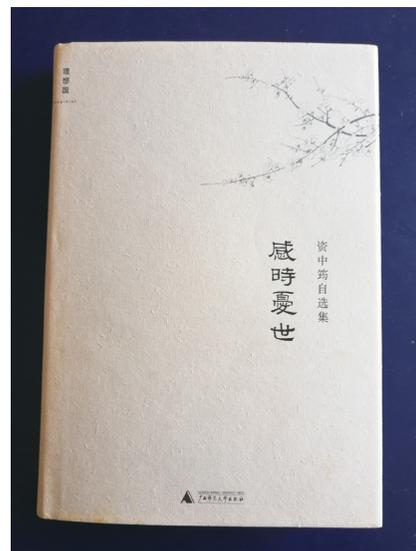
过三十载”。由于多年工作和专业的关系,形成了“人本”的历史观,也画出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,心目中的“人”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因此,“二三十年前的文章基本上没有过时”。现在又过去十年,再读这些文章,依然没有过时,预见性、丈夫气在字里行间处处可见。例如,说团体歌舞中,场面上的表演者是不需要演技、表情的,即使面有饥色也看不见,因为“人”已经不存在,只剩下几何图形的点、线、面了。

作者“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,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,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,有所坚守,不计利害、安危,执着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,破谎言、求真理,为社会正义、民族振兴脚踏实地、见缝插针地做有益的事,都感到欣慰,升起希望,乃至肃然起敬”,而“一个好的国家、好的社会,应该做好事易,做坏事难,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。如此则人心向善,正义公平得以发扬。从近期看,政府公信力强,社会得以稳定;从远期看,足

以振兴民族精神,优化民族素质,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”——这同样是多数人的期盼。

自选集之一《感时忧世》最后一篇《从宋朝汪藻文章想起大学生辩论竞赛》中的观点:首先得弄清楚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,而不是别人要什么我有什么,翻来覆去都有一套说辞,先有结论,再找论据,连思辨的程序都颠倒过来了。青少年的可

塑性很强,这种辩论会又很有吸引力,不论是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,不可低估其对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影响。提出“辩论会应以自愿选择某一方为原则,甚至选拔到最后,各方的人数也不必一定相等。设若有一方只剩下一人,坚信自己正确,以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舌战群儒,未尝不能获得优胜”——智者之言,开卷有益。



《资中筠自选集》之《感时忧世》,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,定价38元。